

生之困旅

陈 丹 晨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陈丹晨 著

生之困旅

华岳文艺出版社

生 之 困 旅

陈 丹 晨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3,100

ISBN7-80549-020-1/I·15

定价：2.10元

目 录

匡庐杂记	(1)
湖畔断想	(20)
苏堤新绿	(20)
灵隐山道	(22)
三角亭畔	(25)
海滨偶拾	(28)
小路	(28)
黄昏	(30)
缪斯	(33)
秣归印象	(36)
力的速写	(42)
激流	(42)
岩棺	(43)
栈道	(45)
背篓	(48)
龙舟	(49)
绿色的梦境	(52)
——寄鞍山人	(52)

黑石礁·····	(57)
幽绝少人知·····	(61)
蜀旅记食·····	(64)
识竹小记·····	(69)
旅途风情·····	(75)
甬江行·····	(81)
表姊·····	(81)
乡音·····	(85)
少女·····	(78)
漫忆茅公二三事·····	(91)
初访巴金·····	(103)
为了文学事业·····	(115)
——记巴金近况·····	(115)
为了文学事业·····	(122)
——记南行见闻·····	(122)
唱赞歌的人·····	(133)
——记湛容·····	(133)
在钱钟书寓所琐闻·····	(144)
蒋孔阳的最佳时期·····	(151)
廖静文与《徐悲鸿一生》·····	(159)
灵隐寻胜·····	(167)
——记陈学昭·····	(167)
山崎丰子印象·····	(175)
巴金在香港·····	(180)
普通作家的一天·····	(180)

外国友人眼中的巴金·····	(187)
和青年在一起的时候·····	(189)
签名的故事·····	(193)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196)
“崇基”院庆见闻·····	(203)
——香江纪实之一·····	(203)
一群年轻的文学朋友·····	(210)
——香江纪实之二·····	(210)
海峡那边来的同胞·····	(218)
——香江纪实之三·····	(218)
我见到的几位“大陆客”·····	(227)
——香江纪实之四·····	(227)
青年人·道谢声·铁栏杆·····	(237)
——香江纪实之五·····	(237)
新知旧雨满京华·····	(246)
金山散记·····	(255)
茹志鹃访问记·····	(276)
后记·····	(282)

匡庐杂记

一九八〇年八月，在庐山参加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期间，写了几则日记，记叙了自己对庐山部分景物、会议情况和沿途见闻的印象。友人知道此事，建议投杂志发表。考虑于读者或有可供参考之处，因而摘抄数则于后。

七月三十一日 途 中

清晨，C和我匆匆赶到机场。天气虽然还凉快，却也弄得汗涔涔的。离起飞只有十五分钟了。候机室里坐满了旅客，静悄悄的。卫星楼边停着三叉戟飞机，也毫无动静。人们都很纳闷。在候机室，看到中国人民大学何洛等老师，都是去庐山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的。大家都很高兴同行。何老比我前两年见到时精神矍铄多了，且很健谈诙谐。这时服务员进来通知说：“武汉方面

有雷电暴雨，所以推迟起飞时间。”说完，人影一闪就不见了。至于什么时候可能起飞，在等待这段时间里，乘客们又该如何，就没有任何交待。大家不免有点茫然而又无可奈何。何老说不久前在国外访问时的见闻，因而谈及我们社会的某些不好的风气，人与人之间缺少应有的礼貌。就象刚才服务员的通知，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毫无抱歉安慰的意思。

在机场无聊地消磨了一个半小时。飞机终于起飞了。将到武汉时，气候骤变。刚才还是阳光灿烂，白云如海，瞬间变成天地苍茫，阴沉雨湿。空中气流强大，使机翼振动，略有摇晃，在武汉降落时，停机坪上还都是湿的，显然刚经过一场暴雨。

《长江文艺》编辑部欣秋同志和小吴同志热情地把C和我接到省委第二招待所，在那里见到了W。他昨天坐火车离京，比我们先到了二个小时。

下午，趁空闲时间，小吴又陪我们游览了东湖。

东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潋潋的碧波，清澈而又醇郁。微风吹来，绿波荡漾，粼粼闪光，是那样温柔漪丽。登上行吟阁远眺，忽然看见湖中有一小舟正在迎着波涛向湖心亭方向前进。舟中坐了七八人。有一着粉红色衫子的船娘奋臂划着双桨，另几个穿着白色衣衫的是游客。这红白相映，在碧波中点点闪闪，颇为有趣。这时我忽然想起王维的兩

句诗：“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燃）。”除了“草色”可以改为“湖色”，真可以说是眼前美景最真切的写照了。

东湖的南面，是柔和丰满的磨山、珞珈山。郁郁苍苍，深沉而有生机。从北方来的人，骤然看到这样一片绿色的世界，很自然觉得特别新鲜、富有生意。东湖园中，樟、槐、桂、夹竹桃等等佳木栽植颇丰，摇曳多姿。只是因为时间不多，来不及仔细观赏。

晚上，下着蒙蒙细雨，《长江文艺》编辑部王淑耘同志亲自送我们三人到码头，小吴还到船舱上来探望，真使我们过意不去。在船上，我们又碰到了何洛等人民大学师生。接着又见到另一些朋友，也都是去庐山开会的。这时，船舱里，十分热闹，高兴异常。

轮船夜航，天色浓黑，看不清两岸情景。但见沿途灯火不辍。在夜雾中，江边连绵起伏的群山身影却还是朦胧可见。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 上山

清晨八点左右，我们二十多人登上了客车，离开九江，向庐山进发。

九江，九江，名不虚传。城市的周围到处是弥漫洋溢的江水。沿江的绿树络绎不绝，在薄雾掩映

中，象一条锦绣带子。这是一幅多么谧静秀丽的图画。没有都市嘈杂和喧闹，污浊的烟雾和废气。我们尽情地领略着飘散在空中的新鲜的清香。

客车象骏马在欢快地奔驰。进山后，仍然保持着那股快速的冲劲。开始时，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观赏着窗外峰岭起伏、层峦叠翠的山景，飘浮在空中的白云。不知在什么时候，忽然发现这山峰，这峻岭就在我们的左右忽上忽下，那云絮也时时缭绕在我们车前车后。我方才省悟已经身临半空中了。天色愈来愈灰暗，象要下雨的样子。而在遥远的山谷幽深处，却看到一片绿色的田野和明镜似的湖水，闪现着灿烂的金光。在整个惨云暗雾之中显得那么奇突幻丽。

汽车继续沿着山崖峭壁盘旋奔跃，忽而往左，忽而转右，使人心骇神迷。庐山的山势陡峭险峻，山路曲折崎岖，所谓“跃上葱茏四百旋”，不正是形容其旋转回绕之多吗？但是司机是一位有经验的中年师傅，大概熟悉这里的地形和路径。他总是那么稳健泰然而富有信心。尽管我时时觉得汽车的快速好象笔直冲向悬崖，但又在那我以为快要跌下绝壁的惊险时刻，车头猛然转弯，奔向生路。这样，往往驶行不远，又是一个新的悬崖，于是又是一个猛然新的转弯。不知有过多少这样的峰迴路转，⁵⁵使人惊心动魄。有时整个车子被云雾包围，简直无法辨认前进的道路。耳畔只听得奔泻在沟壑中的潺潺山

泉声。想到我们正奔驰在危险的悬崖绝壁，那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啊！然而司机却毫不迟疑，照样安详地转动着方向盘，冲出迷茫的云雾，使我们又重新看到了苍翠黛绿的山峰，怎使人不又惊又喜啊！

忽然，暴雨如注，真象瀑布倾泻一般。正在我们面面相觑，担心这样的暴雨会使道路泥泞、汽车难行的时候，霎时间雨过天晴，一片夺目的阳光照射在峰峦上，就象浴后的美人，显得更加鲜艳娇丽。俗语说，山区的天气孩儿的脸。形容其多变，变得疾快。但是本地的老百姓说，庐山的天气更是一天数变。

九时半，车到牯岭。眼前出现一座山城。人物昌盛，街市繁荣，游人如云，熙熙攘攘，穿梭往来。尽管衣着各异，显然来自各方。但还是江西老倭、青年人居多。回想刚才在车上时就曾迷惘地诧异地想过：这样一条险峻的山路前方，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那里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间的乐园呢？然而，现在这个世界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且我们还将在这里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八月三日 山下

会议推迟到明天开幕。今日组织大家游览山下名胜。

车队冒着骤急的细雨往山下疾驰。似乎南坡下行的公路比前日北坡上行路的盘旋曲折要稍少些。车到山麓，只见公路两旁都是葱茏嫩绿的稻田。有的田里，还有农民披着蓑衣在雨中忙着插秧。而矗立的峰峦却象秀丽的美女怀着深情娴静地注视着我们。

车队驶行到西北山麓，远远看见在绿树丛中有一座七级浮屠，隐约还有一抹红墙。知道是千佛塔、东林寺到了。

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是晋、唐时代著名的佛教圣地。创建人慧远和尚是一个德行极高、学识渊博的高僧。他被庐山绮丽的风光所吸引，在这里建寺设坛，独创一宗，名为“龙泉精舍”，成为佛教中“净土宗”一派的始祖。因此驰名遐迩，连当时西域的名僧也到这里来膜拜学习。所谓“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就是指对慧远和东林寺的倾倒。我忽然想到庐山东麓，还有一座白鹿洞书院，曾在唐、宋、明等时代成为全国著名最高学府。在当时交通不便、通讯联络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高僧名士甘于寂寞，在这种山沟僻远的地方传教讲学，因而取得成就，名震四海。这种对待文化教育事业苦心孤诣的献身精神，在今天来说不是没有启示的。

东林寺最兴盛是在唐代，建筑多达数千间，至近代早已衰败。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近几年刚刚

修复的。因此门前、佛殿、红墙粉壁，焕然一新，正殿供如来佛，两侧是文殊、普贤菩萨，如来佛背座是观音菩萨。接待我们的是东林寺的主持法师，江西人，谈笑自若，介绍情况颇详细。我坐在右侧的藤椅上，一边喝着香茗，听法师介绍；一边打量这间厅堂。看来是一座佛殿改的，中间仍供着菩萨。四周挂着慧远等十八高贤的图象，形象鲜明，神态各异。不知出自民间哪位绘画圣手。忽然又发现天花板上挂着现代化的电扇和日光灯，不免哑然失笑，总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客厅门外，有一座唐代石俑，姿势神态，也极逼真。只是略有残损，似并未为法师们重视，因此随便搁置在厅堂门口任凭风吹雨打。

参观了几座殿宇，转到后院。这是一个杂乱窄小的院子。许多人围着正在笑谈，原来是一口井泉，名为聪明泉。我看电影《庐山恋》时，对这个地方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中周筠、耿桦在这里一边饮泉，一边互通情愫。如今大家都挤在这里，一边轮流用竹筒舀泉水畅饮，果然清甜如甘露；一边互相取笑。有的说：“你很聪明，再喝更聪明了。”有的说：“你已够聪明了，可不要太聪明，就成了‘聪明误’了。”大家大笑不止。

从东林寺出来，我们重新坐车绕着山麓往南折东行驶。不断穿越过起伏的山坡，新绿的秧田。这时雨点打着车窗的声音愈来愈急。山色空濛，满目

积翠，却是一派清新澄澈的图景。车子忽然驶进了一个古木峭拔参天的园林里，这就是秀峰了。

秀峰，原有秀峰寺，如今已颓废。倒是那座高出寺屋数丈的李璟读书台遗迹，发人思古之幽情。上读书台的石级两旁是挺拔青翠的竹篁，象利剑似的直刺苍天，由于长年蔽日，石级上苔痕斑斑，更加显得到处是可爱的绿色。风雨掠过，竹林发出悄悄细语，阴凉爽人。想到《红楼梦》中描写潇湘馆的小竹林是“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比起这里来，就不算什么了。在这样幽林修竹、清雅恬静的环境里读书，当然是人生的乐事，但也要耐得住寂寞。这好象正是现在某些人们所缺少的。想当年李璟在这里苦读，却还是南唐的太子哩！

走到读书台，昔日的旧迹已不复存。但在一座石亭中，有一块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石刻手迹。石亭旁又有唐代大书法家颜鲁公的大块石刻，据说发掘自地下，色泽鲜明，完好无缺。有同志疑为伪作，但我看字迹笔势却是旁人无力模仿以至达到这样乱真的地步。王阳明的石刻已破损风化，大部分无法辨认了。而泉水却还在这些石刻的缝隙中渗漏出来，不由得使人们议论纷纷，频频呼吁有关方面赶快采取措施。

从李璟读书台下来，穿过绿荫匝地的石径，有一座月洞门，左右镌刻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八个隶书大字。初时还没有领悟什么意思，待

到进门沿着小径走去，一个奇迹般的天地豁然出现在眼前。那是何等壮观的瀑布啊！仰头看到云雾出没的峰颠间，那股银练就如从九天之上破门而出，跌落下来，曲折逶迤，狂奔至眼前，却是这样一股势不可挡、汹涌奔腾的巨大的瀑流。飞珠喷雪、迸散溅射，最后迴旋成为一个深潭。潭边净滑的石壁上大书一个“龙”字，而“潭”字未书，就以潭本身替代了。这倒也构思新颖，耐人寻味。峭壁上还刻有米芾手迹“青玉峡”三字。峡旁还有一座“漱玉亭”。这时站在亭边，凝目伫望，只听到耳边声响铿锵轰鸣，山谷迴音如惊雷。那不知疲倦的瀑流就这样奔腾喧闹不息，千百年前的古人也曾在这里领略过这样的风光，惊叹不已。李白、苏轼都为我们留下了描写这里雄伟险奇的景色的诗篇。造化伟大，赐予人们的是何等丰美宽广的世界啊！然而，“文革”这十年，我们为这个世界又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比起那瀑流，那种冲决一切、顽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该何等惭愧啊！

八月六日 山中

会议已经进行了几天。主题是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是大家注意力很自然集中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口号的是非正误上去。高等学校老师们送交会议的论文达一百多

篇，广征博引，剴切论析，各抒己见，实在是一桩盛举。从会议讨论情况来看，似乎有相当多数同志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正确的。甚至有人认为，否认这个口号，就会落入当年胡秋原、梁实秋们所鼓吹过的主张中去了。

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不能正确表述文艺的基本特征的，也远不足以概括文艺社会功能。这个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近三十年中也起过许多不好的消极作用。许多同志在大会小会上对此作了充分论述。但是，我参加小组会听到一部分老师们激动地主张不能抛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深深感受到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的理论。

原来，他们从生活实际中看到政治还是不断在干预文艺，往往不是从文艺本身的特征、规律、作品实际出发，而是从少数人的政治观点、政治利益出发来判断文艺作品的是非，决定文艺作品的命运。这样，人们不无道理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口号的抛弃和实际生活中仍还存在的矛盾又将如何解释呢？

但我所以不能同意这些同志维护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生活、文艺领域正在或将要发生巨大的深刻的变化的一面；也还因为他们没有着重从理论上去进行科学论证，而只是看到眼前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的一面……因此，这就更加需要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坚持科学性，在文艺

理论上勇敢地去探索、总结、创造出新的理论观点。

庐山是美的，我们正在享受着庐山大自然的美，中外古今的人们都曾经、也还将继续享受领略这种美。这一切与政治是否必然有关呢？这种自然美在人们感受以后，孕育化为艺术作品时，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美，与政治是否又必须有关呢？我想到，我们站在牯岭的街心公园远眺，曾经看见万绿丛中有一排残存的、几年前流行的大标语牌。这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它就象公园面前山坡上，有一支高耸的烟囱正在冒着滚滚的黑色浓烟一样不协调、讨人嫌。不知谁在旁边咕哝着：“真是煞风景！”烟囱、浓烟也有政治内容，标语牌也有政治内容，但在庐山千仞万叠、苍翠黛绿的画面中，它们是多余的；在人们尽情享受自然美而为之赏心悦目的时候，它们是可憎的，煞风景的。尽管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烟囱，也不能没有口号，但庐山并不需要它们。让他们各得其所吧！让庐山成为庐山吧！

1959年8月11日

1959年8月11日 山上（一）

1959年8月11日

虽然，今天雨丝连绵，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无论如何偷空要去爬一次五老峰，看一看三叠泉。五老峰是李白吟咏过的，并且在这里筑巢隐居过的地方。三叠泉有“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之